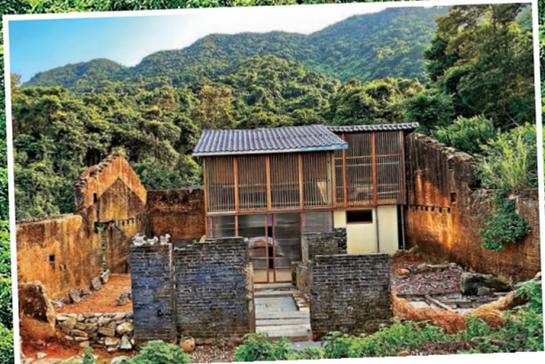


●復育前的梅子林一片殘垣景象。



●第一期計劃修復後的老屋。



●第一期計劃修復後的壁畫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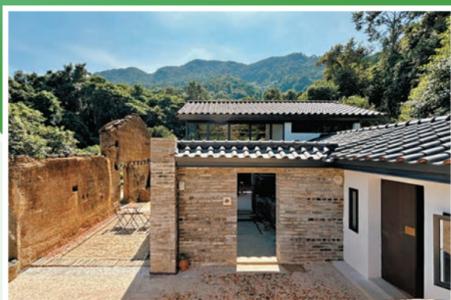
中大「梅子林復育計劃」榮獲亞洲大獎 學者村民協作共創 拓鄉村復育新路徑



●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鍾宏亮(左一)率領團隊藉「梅子林復育計劃」榮獲2025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獎「藝術、人文與社會科學年度研究獎」。

時代車輪滾滾向前，香港卻有一座擁有近400年歷史的客家古村，在沉寂近半世紀後悄然甦醒，煥發生機。由鄉郊保育辦公室的鄉郊保育資助計劃支持、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鍾宏亮牽頭展開的「梅子林復育計劃」，遠不止於修復頹垣敗瓦，它更是一場以建築為媒介、以社區為主角的實驗，試圖為香港乃至亞洲的鄉村復育，探尋一條可持續發展新路徑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圖：受訪者提供



◀第二期計劃將老屋進一步加固為永久式建築。

▶中大建築學院和香港建造學院的師生共同參與修復老屋的工程。



日前，「梅子林復育計劃：透過協作修復推動可持續地方營造的鄉村振興原型」榮獲2025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獎「藝術、人文與社會科學年度研究獎」，評審讚揚其為「極具成效、創新且執行出色的項目，成效顯著」，並指出學生、教職員及社區的參與，為這片曾被遺忘的土地注入新生命，令原本面臨現代化衝擊、逐漸消逝的本土文化再現生機。

就地取材 實驗性修復荒廢舊屋

梅子林坐落於新界東北的吊燈籠北面山坡之上，由曾氏客家人建立，是沙頭角慶春約七村之一。鍾宏亮介紹道：「慶春約是過去村莊之間貿易、結盟的約定，七村我們都去考察過，發現大多荒廢，惟有荔枝窩經過幾十年的保育和發展成為如今的模樣。」1960年代是梅子林村的全盛時期，有約100名村民居住，以種植稻米及果樹如年桔及梅子為主。1970年代，村民因農村生活艱苦以及交通不便而陸續移居到市區或外地謀生，村落逐漸荒廢，多數房屋被頹垣敗瓦掩埋。2017年開始，村民和義工在梅子林清理梯田和水塘，並重新種植數十棵樹木。2019年，梅子林村首個活化項目「天、地、人——梅子林藝術活化計劃」啟動，設立「梅子林故事館」，並由生態藝術家葉曉文以村民故事及動植物元素為主題，在其中一間舊屋的外牆繪畫，「壁畫屋」由此得名。

藝術活化項目為梅子林注入了生機，梅子林的復育故事也仍在延續。2020年底，「梅子林復育計劃」正式啟動，項目以協作修復為核心，並分階段進行：第一階段，項目團隊記錄了村落的形態與文化遺產，並以「就地取材」「輕巧建築」和「共創參與」的原則，修復了「老屋」及「壁畫屋」兩座荒廢建築。經過詳盡考察，並聽取村長和村民的建議，團隊選定梅子林的「老屋」作為復育計劃的起點，「梅子林是慶春約七村中歷史最悠久的，而老屋是梅子林的第一間屋子，老屋其實是一切的起點。」鍾宏亮回憶道，當時由同學們共同參與設計與建造，最初是一個實驗性的建築嘗試。「我們選擇以鐵通架、木材和竹材等輕巧物料搭建主體結構，並修復利用原本的夯土牆。有些物料是就地取材，有些是我們親手搬上去的。」在設計定案後，尋找願意承接工程的師傅又是一大難題，經過多方奔走，項目團隊終於找到判頭和搭棚師傅協助完成工程的關鍵部分。他特別提到，過程中幸得香港建造學院的老師與學生伸出援手，師傅們也樂於共同研究修復工法，為計劃的推進提供了極大的助力。

此外，地權問題也使建築形態產生了限制。鍾宏亮解釋，老屋包含天井及三間大屋，但因產權分散，團隊僅獲村長授權使用其中一塊土地。因此，第一階段的工程無法興建完整的建築物，最終只搭建出了一個臨時性的結構雛形。壁畫屋同樣受限於地權與預算，團隊僅修復屋後半部分的居住空間，但保留了原有的閣樓與樓梯結構，且在設計中格外注重採光，為空間注入新生。「過去雖有閣樓，但並未設置天窗，四周窗戶也少。我們在參考原貌的基礎上，融入現代設計理念，形成了如今明亮、通透的格局。」他強調，團隊的目標並非為個別業主修繕房產，而是希望透過活化吸引更多人流回鄉村。因此，修復後的「壁畫屋」將開放給村民與遊客使用，故採用更為開放、共享的設計理念。

資源循環 老屋變身「眾舍」啟新篇

首階段工程完工後，項目團隊舉辦了「梅子林復育萌芽節」作為慶祝儀式，並於老屋和壁畫屋策劃展覽，完整呈現了修復過程、建築研究成果與梅子林的村落歷史，同時舉辦導賞團和工作坊，在村內不同角落試行體驗活動。修復成果有目共睹，項目亦順利獲得第二期資助，得以將老屋進一步加固為永久式建築。團隊結合傳統建築工藝與現代技術，將老屋重新定位為社區合作社「眾舍」，並將其發展為中大的教育研究基地，開啟大學與鄉村合作的新篇章。

二期項目在遵循原貌的基礎上，沿用原有磚瓦和夯土牆，但以鋼結構承擔屋頂重量，不再依賴百年老牆作結構支撐。抬高的屋頂不僅能遮蓋並保護原有牆體，也創造出更開闊的公共空間。這種「新舊對比」的設計手法，並非追求「修舊如舊」，而是坦誠呈現建築在時間中的層疊痕跡。而空間設計上，團隊保留了原本的天井、爐灶與煙囪，並將一側空地用碎瓦鋪整為小花園。鍾宏亮說：「這些瓦是原本老屋屋頂的，因為屋頂塌陷而摔碎了一部分，我們力求就地取材、物盡其用。第一期使用的鐵架、竹材等臨時結構，在二期重建時被拆卸下來，由村民自發重新利用，搭建為雜物房等實用空間，這也是我們所倡導的資源循環理念。」

這座由村長命名為「眾舍」的空間，概念融合了梅子林歷史上供村民集會的「眾屋」與當代的「合作社」理念，成為連結過去與現在的社區樞紐。「眾」象徵眾村民協力復村的集體精神，「舍」則代表村民奉獻私產，寓意「有捨才有得」。鍾宏亮感慨道，隨著修復成效顯現，村內共識也逐漸凝聚，如村長成功說服鄰地業主加入二期修復，共同

配合整體保育方向。「村民本可選擇新建三層丁屋，但最終決定延續傳統建築形態，與團隊協作修復。」

承先啟後 匯聚各界力量共塑未來

「梅子林復育計劃」第二期的首個大型公開活動「梅子林復育啟承日」於去年年中舉行，「啟承日」寓意承先啟後，開展鄉村活化新里程。活動當日，老屋舉行了中大建築學院梅子林復育場所營造工作坊、「無止橋」青年領袖小組實踐活動、香港建築師學會持續專業進修課程等，吸引了附近村落村民、村代表、各界義工、非牟利機構「無止橋」、中大師生及公眾人士約180人次參與。此外，「眾舍」與藝術家團體「紫合啦」合作的藝術裝置《月丘》也於當日首次公開展出。鍾宏亮透露正計劃組建管理委員會，由村代表、中大師生及各界義工組成，負責定期於「眾舍」舉辦展覽、工作坊、教育交流等活動，並面向市民和遊客開放。

從臨時搭建的實驗建築，到堅實的社區樞紐「眾舍」；從由兩間荒廢舊屋開啟的試點計劃，到帶動村民自發修復、多方力量匯聚的鄉村運動——梅子林的故事，是一部由磚瓦、草木與人心共同寫就的復育史詩。它印證鄉村的活力並非源於對過去的精緻復刻，而是在於能否創造一個面向未來的、充滿可能性的場域。這座古老村莊的明天，正由村民、學者、學生與每一位參與者的雙手共同塑造，它為現代化衝擊下如何存續本土文化與社區脈絡，提供了一個充滿溫度與希望的範本。



●在「梅子林復育萌芽節」中，村民、村長、中大師生和義工齊聚老屋，觀賞展覽。

從梅子林到谷埔：鄉村復育的「漣漪效應」

梅子林項目的成功，如同一顆投入靜水中的石子，激起了廣泛的「漣漪效應」。鍾宏亮分享了一個生動的例子：一位嫁到谷埔的村民看到梅子林的改變後，力邀團隊前往她那座同樣荒廢的故鄉。谷埔位於新界東北、沙頭角對岸，那裏也曾是個住滿客家人的村莊。谷埔和梅子林的變遷故事大抵相似——昔日務農的村民放下鋤頭，外出賺錢，一間間客家大宅，人去樓空，年久失修。谷埔面積廣闊，景色秀麗，客家人十九世紀圍海造田，興建堤壩並引入山上淡水灌溉。農地棄耕後長堤失修致海水倒灌，形成鹹淡水交匯的濕地生態環境。當年的稻田如今轉變成了蘆葦沼澤、淡水沼澤與紅樹林，成為多種鳥類與昆蟲的棲息地。在谷埔，鍾宏亮團隊想做的不僅僅是建築修復，在鄉郊保育辦公室的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助下，他領導的「遊谷探埔」項目開啟了跨學科協作的階段，結合建築學、人類學、地理與資源管理學、生命科學的研究。「鄉村是集建築、歷史、生態於一體的『文化地景』，絕非單一建築學所能涵蓋。」於是，他與持份者合作進行保育，不僅修復大宅及其附屬建築，亦嘗試令棄耕多年的農地恢復耕作，在鄉郊地區試驗及推動綠色生活，利用周邊自然環境共創生態生活及文化體驗，讓更多人了解並珍惜香港鄉郊的歷史與自然之美。

村民捐舊物打造「鄉村博物館」

「遊谷探埔」項目第一期修復了位於五肚的楊氏大宅，並成立教研基地，而田心村李氏大宅為第二期項目。鍾宏亮表示，修復大宅的宗旨是「修舊如舊」，強調使用原材料及只作基本修復，盡量保留建築物原貌，「我們為李氏大宅探牆、修復漏水、更換天花木板，屋頂中央有一條『百子千孫樑』，我們也讓工匠按原來顏色上漆，回復其鮮艷原貌。」屋後空地則新建木結構開放式農舍，用以舉辦各類特色工作坊。隨著舊屋被妥善修葺，愈來愈多村民願意回來看看，並自發捐獻家中舊物。這些物品部分用於學術研究，部分則在屋內展示，逐步形成一個充滿生活氣息的「鄉村博物館」。

談及未來，鍾宏亮笑稱附近榕樹凹的村民也來諮詢復育事宜，「榕樹與屋子糾纏，受損嚴重，復村的路也將更漫長。」從梅子林到谷埔，再到更具挑戰的榕樹凹，這條復育之路仍在延伸。鍾宏亮和他的同事們相信，通過大學與社區的緊密協作，這些被遺忘的鄉村不僅能重煥生機，更能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、融合自然與人文的可持續營造之典範。

●修復後的谷埔五肚楊氏大宅成為中大跨學科教研基地。

▲教研基地內展示多項中大跨學科研究成果。



成立研究中心 邁向可持續城鄉共融

基於梅子林和谷埔的實踐，中大近期成立了「城鄉復育及可持續地方營造研究中心」，持續在香港北部都會區和南大嶼山展開研究，通過與內地和國際機構合作，擴展大學的可持續發展研究能力。鍾宏亮指出，政府一直倡導「城鄉共融」與「主動式保育」，尤其是在北部都會區的規劃中，但具體領域還需要更細緻的實施藍圖。「現在我

們正有一個機會，可以共同探索「城鄉共融」的具體實踐路徑。」他表示，北部都會區也包括偏遠鄉村，無論是新田科技城如何與周邊村落融合，還是流浮山等地的旅遊發展，都有巨大的發揮空間。

他還提到，研究中心本月將以「城鄉共融」為主題舉辦第二屆鄉村振興研討會，計劃邀請內地與外國學者來港，並帶他們參觀

梅子林、荔枝窩，交流經驗。「城鄉共融沒有一個標準答案，但我們希望就此展開討論。政府將重點發展的新田科技城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城鄉共融議題，北部都會區內不同村落皆可依據自身特色發揮獨特作用，關鍵在於如何實現村莊與新興發展區的有機融合，北部都會區將是香港實現前瞻性城鄉發展的歷史性機遇。」